

## 坊间名人

## 探路者，老孙也！

戴发利

在我们一众朋友心目中，老孙是一个“中心人物”，自带光芒。

老孙有诸多特点。

老孙小时候聪明过人，在村里读书出类拔萃。上世纪80年代初考上省内大学本科，轰动了十里八乡。毕业后，在计划经济年代主动辞去“铁饭碗”，至今还在有滋有味地经营着自己的广告公司和民宿。

老孙精于理工，机械、电子、电气、力学、燃油动力、新能源，无论传统知识还是前沿技术，甚至电梯安装、给排水维修、房屋装修，他都能触类旁通。而在文科方面，他照样会吟几行最后一个字押韵的诗，写几篇出行或赶海的小文。

老孙出身农村，种果树、种花、种菜，熟知熟会，两套房子都带院落，院内鲜花、绿草、蔬菜成行。老家离海边也不远，他打小练就一身本领，赶海捕鱼、扎猛捞蟹，出去一个晚上，就能带回虾、蟹、八蛎、海螺、海蛎子……满满一大网，如同浪里白条。

老孙驾车极具天赋。其有车、驾车年代久远，方向盘一握，人车合一。在山路上盘旋，能把轿车开出越野车的水准，后来有了越野车，只要有路就更不在话下了。近来，他又把一辆“依维柯”改造成房车，只等时机一到，踏着进藏的318川藏线，开往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——墨脱。

老孙多年的在路上，一部手机把“天气预报”和“路途导航”把玩得神入化。

若问老孙天气如何，只见他把手机屏幕上的软件一点，瞬间一幅流动的风云气象卫星图就出来了，直观而生动，然后他熟练地操作着，告诉你下一秒天气如何，具体到几时几分。若逢雨雪天气，不用你问，他直接在群里或朋友圈即时预报：“××分钟后，雨就来啦……”有一次，因天气预测与一位当地专业气象台的领导、也是他的朋友产生不同意见，他张口就对人家说：“这方面你不懂，听我的就行了……”其自信程度，让人瞠目结舌。

老孙对路途方向更是精于把握。放眼国内高速公路、国道，几纵几横；省内公路、乡村小路，他凭着记忆、经验、手机导航，走得行云流水。若遇新路如迷宫，他从不打怵，直接就闯，左转右拐，保准能回归大路坦途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在北京乘坐出租车，上车后告诉司机目的地，然后打开手机导航，一路上如考官般不断盘问司机为何这样走、不那样走。最后司机不敢擅自走了，在老孙直接、具体指挥下到达了目的地……

老孙的百般本事，赢得了一批信赖者、依靠者。与他在一起，经常会接到各路朋友、熟人的“求助电话”，问路的、问天气的、问农事的、问机械电气故障的、问房屋装修的、问红白喜事的，不一而足。有的电话甚至是外省打来的——有朋友调到外省工作，遇事不问身边的人，却舍近求远跨省给老孙打电话。有些事就算问者自己知道，也想跟他通话确认一下才心安。老孙无论手头多忙，对于这些电话，总会认真答复，甚至从原理开始授业解惑。其实对方往往只要结果，不必听原理，但碍于是主动问他的，只好耐心倾听，其实大部分情况下是听不懂的。

老孙对诈骗电话则是如秋风扫落叶般无情。我等接到诈骗电话，往往直接挂掉，老孙却很有耐心，一般先让对方“表演”一会儿。等骗子把诈骗计划和盘托出，他再予以大声训斥，训斥差不多了、心里稍微酣畅了，再果断地挂上电话。我们在一旁看着，心想此时诈骗分子大概也绝望地同时扣掉电话了。

在我看来，老孙最大的特点，是一个行走者、探路者，他倾心、纵情于山水田园、民风民情。

徜徉于山水之间，老孙不满足于精致营造、售门票的那种旅游景区，他觉得不过瘾，他不习惯于人工雕琢，醉心于追求天然、纯真、朴素、本原。

对他来说，到一个地方，目的地本身不一定是目的，路途却是非常重要的、迷人的。所以，他每次都尽量不走高速公路、高等级的国道，能走乡间小路最好，路上可以与行人、马车、拖拉机、路边树上的花瓣果实、农民采摘售卖的农产品、沿路民舍飘起的炊烟、鸡鸭鹅和狗叫声为伴。一路走来，一点都不困倦，他可以随时停下车融入乡野生活，也可以随时改变路线，走入一个突然冒出的乡村实景。

那些路旁、村头生长的百年大树，诸如银杏、槐树、柏树、紫藤，他都是以朝圣般的心情停车在树下仰望，从各种角度拍照，向周边的百姓询问它的前世今生，然后把这棵树记在心里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什么季节这棵树该是啥样子，长叶、开花、结果，他都念念不忘。如果下一次出行路过，他一定要专门前去再拜访一次。

他喜欢在山区里沿着一道山沟、一条河流、一条乡间路，逐个走进那穿成串儿的一个个村庄。到了村里，他会去看那些老房子，感叹垒房盖屋的石材天然而有质感、沧

桑古旧有历史；敲门走进院落里，打量探究院里屋里的陈设，以及处处透露出的生活风俗。遇到房屋的主人，他毫无生疏感，三言两语就能把话唠在一起，聊主人的事情、聊房子的历史、一家人的过往经历、远在外地的子女、日常生活起居等。聊得差不多了，就挥手告别，告诉人家，以后再来，而主人也会热情地相送，有的还会挽留他吃饭再走……像怀念古树一样，他也会怀念一些老房子和老房子里的老人；像下一次还会拜访古树一样，他还会再去这些村，拜访这些老房子、这些老人。

在路上，老孙既喜欢探寻新路，又喜欢走老路。在念旧中，老路愈发熟悉了，新路也就成了有感情、有感念的老路。

坐在老孙的车里，感觉方向盘在他手里已融入身体，如武侠小说里“高手无刀”的境界。他专注于滔滔不绝地向你讲，然后会带你去看那条山路、那条河、那个村、那户人家。下车后他带着些许兴奋，小步快趋地领你一个一个地去看，然后问你，是否像他刚才描述的一样，希望你也像他一样兴奋。若你几天不见他，他会给你打电话，惊喜地告诉你，他又发现了一处游人罕至的“天路”、一棵硕大的百年古树、一个古老的村庄等。

老孙今年60岁，夫妻两人开始领退休金了，孙子孙女也上学了，自己的生意也热门熟路地经营着。于是，老孙到各地去的念头更浓了。

他的车是刚换的体型很大的越野车，他把自己的抖音账号更名为“老孙探路”，他准备亮出招牌——“探”，去探寻、发现被时下所忽略、所忘记、所不知的那些山野乡间、僻静幽深。他相信，人们虽然生活在拥挤、热闹、繁华之中，但心灵还是渴望一方安静祥和的净土。

我觉得，老孙是一个悲悯之人，有一颗悲悯之心。他不把心思花在追求大富大贵上，却一直用情于平凡生活、世情百味、生活伦理、天地小我。老孙喜欢喝点啤酒，独酌有独酌的乐趣，小聚有小聚的怡情。他喜欢邀上好友在家里，或在街头小馆一聚。三五瓶啤酒下肚，他的目光便有些迷离，红润的脸庞上笑容飘荡飞扬。此时，家人、朋友、世间百姓，都是他喜欢之人，都是他能够真情以待、敞开心扉、不斤斤计较之人。

遗憾的是老孙一直没有机会居庙堂之高，但处江湖之远，他最终靠人品成为周围人的“中心人物”。

老孙大名叫孙宗亮。

## 蜂农老孙

孙盛凜

老孙与我同村，还是隔门的邻居，原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农民，也曾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。老孙不甘心一辈子捆绑在黄土地上，他曾经干过数个行当，大约在20年前，把养蜂当成了自己最终的职业。我们两家一直交往得很好，老孙多年漂泊在外，只要回村，从没有过俺家门而不入的时候，直到六年前他突发脑血栓行动不便。

“五一”节回家听母亲说，前些日子老孙打来电话，两人唠了很久。老孙告诉母亲，过几天槐树开花了就要去养马岛放蜂，并说今年身体恢复得很好，甚至可以步行两三里，而且一天两趟。我知道母亲的意思，忙说过一会儿就去看看他。

老孙在牟平南部一个山清水秀、交通便利的村子买了一栋房子，以养蜂为生。几十里路疾驰而过，很快进了村子，我正想找人问路，忽然看见前面一个行走不便的人——正是老孙。

老孙带着有些惊讶的神情上了我的车，揶揄一句“孙主任今天怎么有工夫啦”。我俩心照不宣哈哈一笑。在老孙的指挥下，车子行进到村子中部，又拐向南面的一条蜿蜒山路。山路仅一车宽，一侧是陡坡。到了老孙家门口，他熟练地指挥我前行、倒车、调头，车辆稳稳地停在他家门口。

老孙家打理得干干净净，门上大红的春联让人觉得春节的喜悦并未走远，两个硕大的福字更是显示出旺盛的人气。门前坡下，

女主人见缝插针开垦了数块不大的园地，种着花生、玉米等作物，看得出女主人的勤快。

院子不算大，蜂箱虽多，但排列有序，丝毫不觉得拥挤凌乱。蜜蜂在院子里翩翩起舞，它们和女主人同样勤劳。

老孙家的房子南北通透，屋后是大片耕地，没有任何遮挡。上炕落座后，细心的女主人端上了一杯温水冲的蜂蜜水。轻轻呷上一口，香甜入喉，便开门见山问老孙为何在有些偏僻的山上“安营扎寨”？老孙说，蜜蜂喜欢僻静、不喜欢被人叨叨。尤其是到了冬季，会像葡萄一样成群结队挂吊起来。若因放蜂炮受惊掉落下来，再也无法爬上去，只有等待死亡，能找得到目前这个地方也实属不易。

养蜂是一项季节性很强的行业。之前我就知道，每年开春伊始老孙夫妇就早早打点行囊，去外地采蜜。近的去潍坊，远的甚至到湘鄂云贵等地，这就是“蜂逐花开、人随蜂走”的养蜂人的生活。

我恭喜老孙身体恢复不错，但老孙却没有特别高兴。看得出他对未来的彻底康复还是很在意的。确实，老孙患病后行动不便，养蜂几乎全靠妻子，“甜蜜的事业”中增添了很多苦涩。

老孙跟我们家有很深的渊源。除了是很近的邻居，还和我奶奶的急公好义有关。当年老孙的父亲在外地当教师，那年腊月，老孙一家从外地被下放回老家。当时老家的房子已经有人居住，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

住处。两难之际，热心肠的奶奶将我们家的两间西屋腾出来，让他们一家人暂住。后来奶奶去世那天，得知消息的老孙带着两个儿子连夜回村尽孝。夜色下老孙跪在奶奶灵前啜泣的一幕，让人动容。奶奶烧“五七”时，老孙两口子又前来祭奠。

聊到生老病死，老孙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起什么是幸福来。“吃得下饭，睡得着觉，笑得出来，就是幸福。”老孙说，“一个人能吃，说明他身体好。一个人如果连这点‘本钱’都没有了，能算得上幸福吗？我养蜂这些年，吃不好睡不好。说生不如死有些过分，但心情一直不好的确是事实。后来我想通了，要乐观起来，正视现实，一个大男人不能就这么倒下了。当然，一个人能否睡得好，除去身体因素外，还与他是否做过亏心事有关。没有做过亏心事的人，活得坦然踏实，自然睡得香。”

“一个人笑得出来，表明他没有烦心事，活得轻松自在。一个人如果遇上了烦心的事情，他是笑不出来的，即便强颜欢笑，也是苦笑。我不是没有烦心事，但每次遇到烦心事，我总往好的地方想。”

幸福原本如此简单！听完老孙的一番高论，我不禁大声赞叹！

回城的路上，我脑海中仍不断浮现老孙两口子饱经沧桑却笑意盈盈的脸庞。打开车窗，贪婪地呼吸着山野清新的空气，还有风中隐隐飘来的槐花的醇香。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，养蜂人的春天到来了。